

故事发生在双沟河边

焦祖堯 著



故事发生在双沟河边

焦祖堯 著

1907

版社

故事发生在双沟河边

焦祖尧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故事发生在双沟河边

著 者 焦 祖 尧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16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耗1/32 印张·45/3 字数·65,000

1960年3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441

定价（八）0.33元

內 容 提 要

这里收集的十一个短篇，写的都是工厂和农村的生产和斗争的题材。这些作品，如《資料員老楊》《山药蛋种子問題》《故事发生在双沟河边》等篇，相当生动地刻划了工农劳动群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忠心耿耿地忘我劳动的光輝形象以及社会主义觉悟日益提高的精神面貌。最后一篇《月季花》，作者通过一个母亲对英勇牺牲的儿子的悼念，叙述了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为领导农民斗争而献出了青春、生命的动人故事。

目 次

电流 · · · · ·	1
軍人性格 · · · · ·	10
資料員老楊 · · · · ·	18
銅人鉄汉 · · · · ·	35
两个年輕人 · · · · ·	42
故事发生在双沟河边 · · · · ·	52
福礼老汉 · · · · ·	71
山药蛋种子問題 · · · · ·	80
风雪山村 · · · · ·	98
秤的故事 · · · · ·	111
月季花 · · · · ·	127

电 流

焊接車間的王德榮老師傅，因為三天前在室外焊接滑車鋼梁時，淋了一陣急雨，現在關節炎又復發了。

淋了雨的當天晚上，他就覺得很不对劲兒，那兩個膝蓋里面酸溜溜的，象根針在戳着，可是他哼也沒哼半聲兒，他就是這個脾氣。難道說，五十開外的人生了點小病，還要象老娘們那樣哼哼唧唧嗎？人家《三國》上的關雲長，華陀郎中給他刮骨療毒，他也沒有哼過半聲兒。第二天的下午，他在鋼梁的這一頭焊好以後，想爬到那一頭去，腳一勁，忽然一陣痠痛，當時發痛的那隻腳一滑就滑下去了。王師傅趕緊抱住鋼梁，往下看，心里不由得通通直跳。當時，他的徒弟小胡正在旁邊焊滑車鋼梁的側架，聽見聲響，抬頭問他怎麼啦？他說，在鋼梁上坐得久了，有點腰痠腿痛，想活動一下筋骨，因此來了個“單杠運動”。

然而，第三天，他終於被車間主任發覺了，（這中間說不定有誰去告密的，你看小胡那兩隻烏溜溜的大眼睛對着你忽悠忽悠的，盡想些啥呀！）從醫療站叫來了大夫，幾個人在下面叫着嚷着，要他下來。他老人家呢，把面罩向臉上一按，只用“啪喇喇”一陣白色的火花作為回答。後來，黨支部

書記老秦來了，用組織的名義命令他，他這才苦着臉，从架子上爬下來；一面還嘟嚕着：“有病沒病好像你們比我还清楚！如今大跃进，使精神用力气的地方有的是，何必这么多人纏着我这个老头子，我没病也给你们折腾出病来了。”

于是，他被撵回去了。讓王師傅躺到床上以后，他徒弟小胡还把她师母拉到灶下，咬着她的耳朵交代了一陣子。最后师母說：“你不知道你这師傅，可难服侍啦，他一心要那么干，你好說歹說，說破一百張嘴也不听你的；可是今天，哼！犯到我的手里啦！我得給他点儿顏色看看，你回去給党支部書記說，叫他們放心好了，就說我看着他，他跑不了！”

小胡走后，王大娘就把門紧紧扣上，拉了張凳子，在門口一坐，就納起鞋底来了。

王師傅今年五十三。在旧社会熬了大半輩子，熬出了滿臉又密又深的皺紋和半头白发。解放后，样样感到舒坦，就是一件事使他安心不下：他总感到自己为新社会干的活儿太少，害怕再过几年就要退休。力气沒使完，閉了眼睛也不安心。因此無論什么时候，他总想多撈些活儿做做：上班前一刻鐘他就揩起油来，下班后，他还要揩十几分鐘的油，据他說，这是撈“外快”。可是过去这种“外快”只許他一个人撈，別人誰想撈一些，他就会对你提出抗議，直到把你攆回去为止。有一次，下班已經二十分鐘了，他的徒弟小胡，也学着 他揩起油来，这下他可冒火啦：

“你怎么还不收工？”

“你問你自己！”小胡假装用严肃的声調，头也不回地

說。但是一說完，她又格格地笑起來了。

“我？我干你什麼關係？”王師傅提高了嗓音，瞪了那小姑娘一眼。“你們十八二十的，正是鬧玩兒找對象的時光，可比不得我，我這老骨頭除了回去陪你那碎嘴的師母外，可沒啥掛心的！”

至於說到王師傅這關節炎的來歷，就得請王大娘來說，她准會叫你对這老工人心疼得不行。

原來，去年數九寒天，車間里接受了一批地下管道焊接的緊急任務，領導上決定把車間里的工作壓一壓，派三個人焊接地下管道去。

離開暖烘烘的車間，到北風呼呼的外面去干活兒，有幾個人就不大願意。可王師傅一拍大腿說：“又不是要去上山，這樣怕狼怕虎的！為了社會主義，就是上山刀山又怎樣？你比比過去！”于是他第一個报了名。

那時光，才交了“大雪”不久，北風真的象鋼針一樣刺骨，正是滴水成冰的時候，一天總要飄几陣雪花。因為焊地下管道，你得躺下來，身體還得緊貼着地面，而身子下面又不能墊草袋，因為怕引起火災。這是什麼滋味兒呀！王師傅整天爬在地上，身子貼緊着冰凍了的地面，冷得渾身直打哆嗦，嘴唇發青，雙腳抽筋，可是他沒有哼半聲兒。

半个月過去了，任務提前兩天完成了。王師傅的雙腿受了寒氣，鬧成關節炎了。黨支書老秦知道了，心疼得不行，怪車間里技術安全工作做得不好。自己檢討了，還要他們也檢討；可王師傅自己却無所謂的很，他堅決不承認是什

么关节炎，他还有声有色地说，这是一次走夜路时給石子絆了跤，所以骨子里有些痠痛。

这会儿，王大娘象拦路虎那样在門口坐着，手在納鞋底，耳朵可在听着房子里的动静，不时还从門縫里張望里面。他看見王师傅一忽儿抱着膝盖，在床上安安靜靜地坐着，一忽儿又扶着桌凳在墙壁上乱闖，你看他心事重重的，就象一只野兔被关在籠子里那样不安分。

要說这王师傅心事重重，可实在不假，他現在正在伤着脑筋呢！原来，这几天車間里出了件不大不小的事儿。

上月底車間里接受了一大批电解槽的焊接任务。有这样一大批的任务，本来是好事，哪知道买回的一千斤“三角牌”黑色电焊条質量成問題，焊接的时候，焊药常掉到焊縫的金属中去，形成了气眼沙眼，根本就不能保証电解槽的焊接質量。于是，除了一小部分人使用好的焊条繼續工作外，其余的人就只能停工待料了。王师傅心里急得慌，一面叫車間主任赶快想办法，一面又建議在沒有买到好的焊条之前，可以用这一千斤的焊条去焊鋼架子，因为鋼架子稍为有点眼儿也沒关系。这样，王师傅等几个人才临时去焊滑車鋼架。但是，这一大批电解槽的任务怎么办？眼見合同上的交貨日期一天近一天，难道就这样两眼格蹦蹦的看着停工待料？这算是大跃进嗎？这个問題已經苦恼了王师傅好几天了。他也知道，車間里大家都在想办法。今天，他被攆回家以后，先安靜了一陣子，心想，党中央不是向全国人民提出，要敢想敢做嗎，咱就不能想个新办法試試？得赶快

想办法！不过，在車間里想办法总比躺在床上想办法好呀！可是，你看他們却把你关在房間里，全然不知道人家心里的疙瘩，好象一有点儿小毛小病就不能跃进了。你看那管家婆还拦門一坐！怎么办？怎么办？得想法子出去！

“你愁我死不了，想把我关在屋子里悶死呀！”他在里面捶着床沿嚷道，“快开开門，我得出去透透空气，这一下实在憋得我够呛啦！”

“別使你的‘空城計’，你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睡在里面都沒有憋死，青天白日只半个鐘点就把你憋死了？你給我安安稳稳的躺着吧！”

眼看摆“空城計”不行了，那就来軟的吧。他知道他老伴的心腸好，于是，他央求起来了：“小牛他（他儿子叫小牛）娘，行行好吧，讓我出来坐会儿吧，你把我一个人关在里边多悶气！讓我出来，咱俩談談心，解解悶！”

王大娘噗哧笑了起来，她厉声說道：“少来你那一套！現在要找我談心啦！要談只管談吧，你在門里我在門外，还不是一样能談？”

“隔了一扇門怎么談哇，咱俩真的好久沒好好談談了，以前算我的不是……”

“少嚕唆，給我好好躺着！”王大娘大吼起来，可以听得出，实际上她心里在笑呢！

軟硬都不行，王师傅有些急了。于是，他使劲捶了几下門，便跌跌踉踉地倒在床上，开始嚷嚷起来：“啊唷唷，这膝盖痛得象針刺呀，痛得我受不住啦，啊呀呀，我快暈过去啦！”

娘呀，你給我鋸掉這兩只腿吧！……小牛他娘，你竟這樣狠心，全不看咱倆三十三年夫妻情分……”

給他這一哼，王大娘可沉不住氣兒啦！她從門縫中向里看去，只見王師傅痛得滿床打滾。明知是假的，可是王大娘還是心疼起來了。她好幾次想鬆開門上的門串子，但一想起支書的委託，便狠了狠心，又坐下來了。

這王師傅在里面叫喚了一陣子，見外面還是沒有動靜，知道今天要想出去是困難了！倒不如好好地躺着，好好想想吧，反正，這電解槽的問題得解決。要敢想敢做，誰說咱不敢？咱工人階級還有啥不敢的？於是王師傅就抱住了頭，專心一志地想起來了。

半小時，一小時過去了，王大娘在門外聽不到里面有半點聲響，心想折騰了半天，該睡着了吧，從門縫里看進去，王師傅正側着身子，面向里睡着，於是，她輕輕地走到灶下，撿了一隻小籃子上菜市場去了。

走在路上，她想起他這幾天也着實忙壞了，今天讓他在家里安安稳穩吃頓好飯吧！於是，她在市上買了一隻肥母雞，還買了一小瓶“竹葉青”，算是慰勞病人。

回到家里，房間里還是沒有動靜，心想橫豎門扣得緊緊的，不怕你插翅飛到天上，便放心地進了廚房，燒煮起來。

由於今天煮飯遲了一些，加上又要燉雞炒菜的，王大娘忙得滴溜溜轉，燒煮停當，太陽在門檻上的影兒已經偏西了。於是，她拍了拍圍裙，想把老伴叫起來吃飯。这回，她沒有從門縫里往里張望，直接把門打開，忽然，她呀地一聲

惊住了。

房間里哪有人？床上被子乱蓬蓬的；再往上一看，坏了，准是从窗子里爬出去了，你看，窗子縫里糊的紙都撕去了，这窗子还是去年冬天糊好后一直没有打开过……

王大娘躁着脚喊道：“这老糊涂！这老糊涂！”也不知道是受了委屈，还是心疼她的丈夫，两行老泪挂下来了。

她对着床头上烟缸內的七八个烟头呆了半晌，突然，跌跌撞撞地向外走去。

她奔过四五排家属宿舍，一眼就看見前面有两个人扶着一个人走过来。啊，那不是他，那个老糊涂，这边的不是小胡那闺女！那边的是支部書記老秦呀。我的天！你看，两个人扶着他走哪！出了什么事啦？……

王大娘三脚两步奔过去，生气地说：“你，你，……”但是半句話也沒有說成。

“你，做什么？中飯做好了嗎？”王师傅笑着說，“这不怪我，我临走时，原想向你請假来着，可是你不在，你上哪儿去啦？敢情是买菜去了？”

“大嫂子，你这是怎么看来着呀？莫不是你們老俩口串通作弊？”支書老秦笑着說。

王大娘这时真是哭笑不得，她已顧不得回答老秦了，蹲下来就撫摩王师傅的膝盖，心疼地说：“又发了嗎？唉，你这不知死活的老糊涂啊！”

原来，剛才王师傅一个人想呀想的，不知想了多久，无意之間，他把手边的电灯开关綫一拉，在头上的电灯便刷的

一下亮了，王师傅又随手一拉把它关了，过了会儿，不知怎么搞的，他又顺手一拉，电流通过电灯泡里的钨丝，灯泡又刷的一下亮了。突然，好象一道电流通过王师傅的脑子，他的脑子里也刷的一下亮了。

“电流电流，”他叫了起来，“加大电流，加大电流！沒錯！电流一大，把落到焊缝金属里去的焊药都吹出去啦，这——来就不会再有眼子了，沒錯！”他——高兴，忘記了膝骨节发痛。忽然想起王大娘还在門口坐着，心里便一跳，蹣手蹣脚走到門口，从門縫里向外張望，看見凳子还在，可是人走了。

“准是买菜去了。”他想，“得馬上試驗，試驗一成功，这点电解槽的任务就稳稳当当地完成啦！对，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可是，怎出去呢？他拉拉門，門鎖着。沒有办法，他在屋子里轉来轉去，象关在籠子里的獅子一样。忽然，他一眼盯住了窗子，他一下子扑到窗子边，用激动和兴奋得发抖的手指撕下了糊在縫上的紙，然后把插銷向上一提，将窗的扣子用力一拉，窗子一下打开了，一陣凉风带着阳光灌进屋子里来了。

王师傅搬来了一張凳子，垫了脚，輕輕往上一攀就出去了。

到了外面，他在引火用的劈柴堆上找到了一根木棍，拄着往厂区走去。剛走到厂区的主道上，就遇到了車間里的材料員小陈，推着胶皮小車往厂里去，王师傅招呼一声，就坐上了小車，小陈推着，半支烟工夫就进了車間。

他立刻叫小胡去找来了党支書和車間主任，他們看見王師傅又來了，還沒來得及發火，王師傅就如此這般地說了起來。車間主任當場就批准了他的建議，立刻進行試驗。

全車間的人差不多都圍住了這個病人。

王師傅在電焊機旁邊調節了一陣子，把電流加大以後，不慌不忙地把三角牌的焊條夾上，對準電解槽的焊縫點下去。霎時間，白亮白亮的火星爆射開來，象天安門節日晚上的焰火，象美麗的孔雀開屏……

當王師傅掀開面罩的時候，許多人奔過來，幾十條眼光集中在狹狹的一條焊縫上。

“沒有氣眼，真的！”嘩的一聲，車間里沸騰了。

“敲開來看看！”王師傅命令小胡。

車間主任搶過小胡手裡的鉗頭，狠狠地敲開了焊縫，啊，敲開的地方都是結結實實的金屬，只有很少幾個細致的泡泡。

“完全合乎定貨規格！”車間主任丟開鉗頭，緊緊地握住了王師傅的手。

可是，這時候的王師傅再也站不起來了，他的膝蓋痠痛得象脫了節似的。

快走到家門口了，王師傅在他老伴的耳朵邊咬了一下：“別生氣啦，下午就不用再在門口坐着了，不跑啦！”接着又悄悄地說：“能不能弄一點酒來？今天我要和老秦痛痛快快地喝一杯！”

軍 人 性 格

孔厂长虽然从一个戰場上的指揮官变成了一个国营企业的领导人，然而他仍然保留着部队中的許多习惯。有时他还穿着他那条草綠色的馬褲来上班，而他上衣的风紀扣是从来不松开的；就連他的說話声調也沒有多大改变。当他給全厂职工傳達上級指示，布置任务的时候，就象在对战士下作战命令一样，每一句話从他的嘴里发出，用我們机器制造业中的行語來說，好象是十个大气压力从一个縮口中压出来似的；他每一句話的最后一个字停留在空气中只有半秒鐘，这和演說家习用的拖音恰恰相反。在他講話的时候，就象在指揮作战时一样的緊張；他擰起了两条濃黑的眉毛，挺直了頎长而又結实的身軀，有时稍微前傾着，突然他的双手从半空中劈下来，象閃电一样；倏忽两只手又向左右橫扫开去，似乎有一柄指揮刀捏在他的手里：“我們的任务，一定能完成，完全有条件，完全！困难有沒有？少不少？不，不少，我們不掩飾。同志們，一切都在于你們；战士冲鋒，从来，不考虑后退！我們需要，軍人的性格，同志們！……”

一九五四年三月，我們正在試制一种新产品。原計劃

是“十一”出产品，后来根据上级指示提前到“七一”。二月底，党委書記在部里开会，根据国家建設需要和我們的具体情况又决定将出产品的日期从“七一”提前到“五一”。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党委書記打来电报，大大地鼓舞了全厂职工。当然也有人輕輕地搖了搖頭，据說，当时兼总工程师的吳副厂长在获得电报上的消息以后，曾皺了皺眉头。

在我們的車間里，关键問題在于主軸的热处理了。为了給国家节省外汇，我們把一种国产的合金鋼代替了一种进口的特种鋼材，而在热处理上就遇到了很大的問題。我当时还是一个工人（一九五六年才提升为技师），从我几十年来所走的道路，甜酸苦辣可真是都尝过了。因为生产上这个关键，我好几个晚上沒有好好地睡覺。眼睛上围上了一道黑圈，只要我一回家老婆就嘀咕，她不会懂得我的。老实說，在这偉大的建設年头，我总觉得假日閑的慌，一看见停止了轉动的机床和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心中便感到空蕩蕩的，很不自在。而面对着这样的关键問題，我又怎么能平靜呢？又怎么能睡安稳觉呢！

凭着我过去摸出的經驗，琢磨了三四个晚上，我想出了一种新的处理方法。半夜里我去叫醒了技术員老王告訴他，他認為可以試試，同时給我把这个建議整理出来，交到了合理化建議室。两天以后，忽然車間主任通知我，叫我到厂长办公室去一趟。

我剛走到門口，就听見里面爭論得很热烈。

“为什么你偏偏只听信你那位楊工程師的話，就不能听

一听我們这位老工人的建議？書本書本，書本上沒有的东西可多着呢？書从哪里来，还不是先有了實踐，才有理論！”从声音上听来，这是孔厂长在質問吳副厂长。

“不单是書本上沒有，就是国内外最新的技术报导上也沒有呀，我的老战友！当一个工程师也不容易呵！人家写过論文，出版过小册子，也算得上个专家咧！我們呢，外行！你說，不听他的三分，听誰的？工人当然有些經驗，然而单凭經驗也解决不了这样尖端性的問題呀，我的好同志！而且……”吳副厂长說不下去了。

不知怎么搞的，这时，我的手竟推开了厂长室的門，走到里面去了。

孔厂长立刻走过来招呼我：“孙师傅来了，很好，坐吧！”

这时，那位吳副厂长也走到了我的旁边，用詭异的目光上下打量我，然后用一种陌生的声調問：“你就是孙师傅嗎？很好！我和孔厂长正在討論你的建議。好，你和孔厂长好好談談吧，我还有事。”說完，就匆匆出去了。

孔厂长非常有兴趣地听我将建議述說了一遍，不时还在記事本上記上些什么。总之，那天，我从厂长室出来的时候，感觉到筋骨舒松，渾身都是力量，感觉到有孔厂长这样的人領着我們走，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呢？

过了几天，我終于設計出了一个淬火专用工具，这个工具能保証主軸各部分在淬火以后硬度均一。但是生产科却不給派工下料，原因是总工程师沒有批准，因此工具車間也不給制造。